

古屋瓦松

□巫正利

瓦松是一种生长在鱼鳞般的屋瓦缝隙里的多肉植物。在启东,只在吕四老街和南阳老街那些百年老屋的瓦楞上能看得到。

只要长瓦松,就知道那屋子有些年头。据说,五十年内的房子,长不出瓦松来。

走进南阳老街,是一个夏日的午后。凉风习习,季节邻近小暑,依然没有热的迹象,充沛的雨水染绿了季节,连围墙和屋角那些不起眼的苔藓里的苔藓,都是绿茸茸的。老街上的房屋,有一半已被翻建成了楼房,街道狭窄的天空上,密密麻麻的电线,冲淡了老街传说中的古旧韵味。只有那些破败的、年久失修、甚至

不知道还有没有屋主的一间两间房屋,让人清醒感受到这条街道的古老。

据说,从前老街沿街的店铺都镶铺板,如今街面没有了,从前的铺板被红砖替代。沿街的老屋不知什么年代,从商铺变成了居家之所。如今,在年轻人进城务工之后,老街极像盘腿于绿色田野间坐禅的和尚,安静得能让人触摸到某种空冥的意境。

文字相对于这样一个时代是孱弱的,常常让人感到词不达意。尤其是在面对一个掺杂着“现代”和“古老”复杂气息的古街的时候,更有拳师被捆绑了手脚的无奈。

可,当我看见老街上密密丛生的瓦松的时候,我能确定,这就是一条不折不扣的

老街,所有坐化的时光,都在古屋的瓦楞上长成一株株青翠的瓦松。

在这多雨的时节,瓦松汲饱了水分,在一条条瓦楞的缝隙里,长成一片泛着茶黄的绿。矮的,形态像绽放的菊花;高耸的,竟有松塔韵味,虽只有一拃来高,因高踞屋瓦之上,而多出一份峭拔与高大。

我不懂植物,不晓得瓦松的种子起于何处。只是单纯地觉得,这种植物不俗。不长在湿润多土的大地上,单单生在只有薄薄一层瓦灰的瓦缝里。雨过天晴后,又要耐住屋瓦上四五十度的高温而不枯死。它就是这么一种惯于在“水深火热”中蓬勃生长的植物。

从古街转角处一家鞭炮火药的药店的瓦砾中,我找到两

株瓦松,带回家来,种在花盆里。种的时候就觉得别扭,越看越没精神,它像被招降纳叛的士卒,寄人篱下,只为苟活,无比猥琐。当初见到它时那种喜欢的心情荡然无存。细细想来,是因为给它挪了地方之后,失去了高高的屋瓦,失去了仰视的视角,它便失去了瓦松应当具有的情调和韵味,变得平凡庸俗起来了。

这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关于古街的修缮,有人建议说要修旧如旧,最好把当街的一面墙改成铺板,经营者也穿上古装。对此,我认为以一株瓦松作比,再恰当不过。新砌房屋,无论形式多么古旧,瓦松是长不上去的。一切旧的感觉都可以做上去,唯一做不上去的,是凝聚在器物上的深厚岁月。

微观



白露茶

王永清

白露时节,秋意渐浓,正是采茶的好时节。古人说“春茶苦,夏茶涩,要好喝,秋白露。”“白露茶”,是指白露时节采摘的茶叶。茶树经过夏季的酷热,到了白露前后又会进入生长佳期。白露茶不像春茶那样娇嫩、不经泡,也不像夏茶那样干涩、味苦,而是有一股独特的甘醇味道。行家说“春水秋香”,是指春茶口感好,回甘强烈,秋茶韵味足,香气高扬。但就茶质来说,秋茶是一年之中最好的。

秋茶是一汪清泉,一缕清风,令人安静恬淡。“庭有山林趣,胸无尘俗思”,秋高气爽的日子,独择一隅,沏一杯白露茶,看茶烟袅袅,清幽的茶香,也随之弥漫。捧着、观着、品着、悟着,不经意间,也将自己泡进一壶茶中,忘了宠辱得失、酸甜苦辣。

妈妈

董行

小儿学会说话之后,并不多说,守着“沉默是金”的原则。有一天,他开口问我:“你有妈妈吗?”我闻此吓了一跳,对成人来说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问题啊。我说“有啊。”他接着问:“你妈妈是谁?”我说:“你奶奶。”小儿“唔”了一声,若有所思。

“你有妈妈吗?”这样看似幼稚的提问,是小儿对我的关切。在孩子们看来,没有妈妈是天下最可怜的事情。这问题又关涉哲学,即“你从哪里来?”他是他妈妈生出来的,如果不是他妈妈生的,又是什么人人生出来的呢?他想认识这个人。而“奶奶”这个答案出现之后,一切都明晰了。他停止询问,心满意足地牵着奶奶的手去玩儿了。

板栗香

钟楠

秋风乍起,凉意渐深,比温度更提醒我秋天到来的,是街角那家卖板栗的店。

一整个夏天,老板都在无精打采地卖烧饼和冷饮,脸上的表情僵硬得就像冰过的啤酒瓶子。总算熬到了板栗上市,兴高采烈挂出俗艳的广告牌,成堆的新鲜板栗喜洋洋地躺在箩筐里,认真地配合着广告。大锅烧起来了,巨大的锅铲子眉飞色舞地在锅里翻炒,一点也看不出荒了两季的寂寞。秋风最知情,远远地就把板栗的香味送进每位过客的鼻腔里,然后轻轻推着馋猫们往那个方向去。老板的脸,也放松了表情,圆圆的团团的,深褐色的,像一粒放大的板栗,嘴还没张,就好像已经把欢乐的话说尽了。

九月,这城市的变奏曲,有一支板栗的旋律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06



木刻《离》(日) 上版雅人

青春路口的“小别离”

□杨春云

这些天追剧《小别离》,有些情节看得我热泪盈眶。

我想起自己青春期时和母亲的第一次大冲突,是因为一条裙子。上初中后,突然不爱穿裙子,看到我大热天浑身上下还捂得水泄不通,母亲无论如何想不通。坚持让我脱了长衬衣、长裤子,换裙子,我坚持不换,母亲认定我想和她作对,喊来父亲形成统一战线,让我说个正当理由,否则别想上学。说不出理由的我,眼看快要迟到了,只好含着泪换了裙子去上学。那一刻,我心里恨极了父母。

现在回想起来,应该是那时青春期身体刚刚开始发育,心理敏感而自卑,怕身体里变化的小秘密被别人察觉,想为自己的身体做一次主,就这么被无情地打压下去了。

当自己成为父母后,便将“谁的青春不带伤”置之脑后,面对青春期的孩子,我们露出“我都是为你好”的伪善面孔。

儿子上初三时,想和同学出去春游,我竭力阻止,理由是:快中考了,哪有时间去玩呀?还有春天流行病多,出去容易传染;你们都是孩子,不和大人一起出门危险,会上当

受骗……种种理由没有阻止孩子们活力四射的身体和青春萌动的心,他们瞒着家长和老师,擅自出行,大概是在学校和家中圈养的时间太长,压抑得太久的缘故,他们忘记了时间,那时手机还没在孩子里普及,家里根本联系不上。一帮“熊孩子”一直疯到夜里十一点多才回来,而且个个脏得像泥猴。他们不知道,家里和学校里已经乱成一锅粥,就差报警了。

随后的家里责骂体罚,学校里大会小会批评教育,估计孩子们痛恨父母的心情大概也不输我当年。

青春是孩子从精神上脱离父母的心理“断乳”期,但它绝不是洪水猛兽,只是在青春的路口上,父母和孩子的一次小别离。虽然来势迅猛,锐不可当,但父母心理上做好准备,因势利导、理解尊重,而不是一味地打压令其屈从或不愿放手,即可顺利度过。

就像龙应台说的那样,所谓父母子女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,而且,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:不必追。

无人接听

□师立梅

早上一睁眼六点多,习惯性地拿起手机,一个未接来电,母亲的,快六点的时候打来的。回拨过去,没人接。起了床,一边刷牙,再拨电话过去,还是没接。再拨,家里的座机也没人接。心里面忽然七上八下,收拾了一下开车就往家里窜。

下了车,“啵啵”拍了半天门,没人开门。问了问附近的邻居,都说没见母亲出来,赶紧打电话给住在附近的大姐。大姐接了电话,一溜烟地赶来,拿出钥匙,打开门。我和大姐窜进屋子,没人。我的心开始咚咚狂跳,头也开始大了。再打电话,忽然通了。

我和大姐气急败坏地吼:“大早上的不在家,干吗去了,乱窜什么啊?”谁知电话

那边闹哄哄的,喇叭声、唱歌声、叫卖声,一句话也听不清楚。老太太的声音倒是兴高采烈的,最后勉强听了句,说是一会再打给我。虽是生气,悬在半空的心倒是一下子落下来了。

母亲回来了,解释说早上睡不着,想出去遛弯,怕我打电话来接不到,就打给我,就响了一声,又怕吵醒我,赶紧挂了。她出门去遛弯,遛够了弯又在外边顺便吃了早饭,又看到路边有个演出的,就凑热闹去了。

一个无法打通的电话,令我和姐姐奔波了一早上。真害怕听到那声“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”。有些电话,错过了也许就是终身的遗憾。所以,在以后的日子里,我的电话永不再静音,即使在深夜。

5元剪发

□吴瑕

路边一家很有名气的连锁理发店打出广告,周一到周四剪发5元。我非常心动,带着孩子去了。

孩子躺上椅子,美女帮他很尽职地洗头,然后交给发型师。随后洗发妹送过来一杯水,一个果盘,几粒糖果和几粒圣女果。

发型师很敬业,等剪好了,我给他5元钱,他让我交给收银台。到了收银台,我交出5元钱,对方却不收,很热情地要我办卡。给孩子剪发的发型师更是卖力,要我办卡,以后打7折。她还拉拉我的头发,说我头发缺乏保养,动员我办卡焗油染发。大有我不办卡就是占了他们天大便宜的意思。

我觉得消费自主,任凭几个人鼓动唇舌。但实在抵挡不住他们一阵又一阵明枪暗箭地说。最后我烦了,掏出了失业证才摆脱他们的纠缠,好心情都被破坏了。

过了几天,我又去另一家新开的店剪发,在门口确定剪发只要5元钱之后才进去。这家店的理发师更是急不可耐地哄我办卡,我说剪好了发朋友圈,朋友们说好,我就办卡。

理发师见我“不上路子”,干脆罢工让助理给我剪发,她则在一边专门游说我办卡。我坚持发朋友圈得到好评就办卡,助理就干脆不理发了,催我快点发朋友圈。刚一发出去,朋友都说我剪得丑死了。终于,理发师和助理都放弃了游说,开始应付着剪发。本来要洗两次的,结果给我剪两下,洗也不洗就说剪好了。我交了5元就要走,他们不甘心,追着我让我办卡,我也不想和他们纠缠,直接出示手机里警察照的照片才顺利脱身。

回家的路上,我给老公发信息,以后理发,绝对不要贪便宜去这些大肆宣传的店。5元的确便宜,坏掉的心情却不是5元能换来的。